走读天下

双峰民间剪纸：无数深红间浅红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三下乡湖湘文化调研侧记

2021年7月3日，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辅导员李子涵老师带领湖湘文化“三下乡”调研团队前往李希特文化艺术馆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峰民间剪纸文化的相关调研。调研团队拜访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理事、双峰县文联副主席李希特先生。他于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与传统剪纸不同，双峰民间剪纸的代表人物李希特先生把目光投向文人意趣，在创作的过程中注重文化类题材的创新和技法的创造，制作出精良而富有内涵的剪纸作品。

双峰民间剪纸于2011年被评为娄底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创作剪纸作品的过程中，开拓性地采用剪、切、凿、刻等多种裁剪手法；融入书法、篆刻、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这被称为剪纸的“新风格”，同样也是双峰民间剪纸的独特内涵。

根深叶茂，薪火相传

传统的剪纸作品临摹日常景物，剪出花卉树木、飞禽走兽；也记录日常生活，将节日庆典、祭祀典礼的场景保留下来；或者将各种神话传说、戏曲剧本搬移过来。一张红纸浓缩着民间社会的生活百态。

从某种意义来说，剪纸是民众自觉地对于社会文化的一种记录。正厅内高悬于墙的《富贵有余》一作，便是以圆形和长方形作为基本形态，上部的圆形框架内融合了莲、鱼、富贵牡丹等中国传统元素的图案，下部的长形框架中繁花锦簇，正中的“富贵有余”四字与图案相得益彰。

然而随着机器流水线制作的统一花纹图案充斥市场，单单在传统题材创作下的剪纸艺术已不能满足大众日新月异的审美。

推陈出新，迫在眉睫。

湖湘剪纸，推陈出新

“传统图案跟不上现代变化的节奏，我们得创新。”1940年出生的李希特先生仍旧燃烧着对剪纸艺术的创新热情。如何重新定义剪纸艺术，李先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新风尚——新型文人剪纸。

“将书法、篆刻、剪纸相融合，多一些表现的形式与内容，文化内涵自然而然就丰富了。”这是李希特先生的一大创新点。自他起，具有书法、镌刻等其他传统技艺和美术功底的文化工作者渐渐开始将具有文人意趣的各类艺术形式融合到剪纸中。

在继承与发展双峰民间剪纸文化时，李希特先生并不拘泥于剪纸艺术创造伊始的“剪”字上，而是创造出撕纸与刻纸两种新的方式。

捧起一张张红纸，团队成员们学着老师的样子，亲自体验剪纸、撕纸角度的把握和力道的控制。

吐故纳新，生生不息

尹湘峰是李希特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提到入门的契机，他回忆起了多年以前：“李希特先生看到我自学剪纸，就对我说‘你喜欢剪纸怎么不跟我学嘞’，从这时起，我开始正式学剪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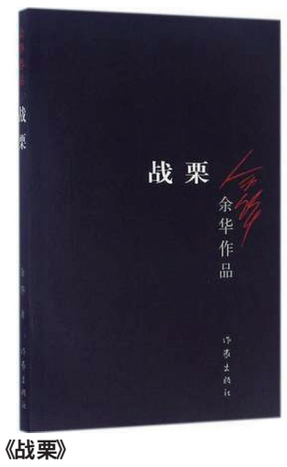
尹老师拜入师门前，身上已经有一些篆刻手艺。李希特先生便因材施教，慢慢引导他将篆刻的工艺融进剪纸方法当中，篆刻是刚，剪纸偏柔，这柔与刚的并济让尹老师的作品充溢着奇妙的深度与质感，渐渐也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

双峰民间剪纸不仅以师徒传承的方式延续着血脉，而且用面向全社会的角度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推广，成为了湖湘文化独具风格的名片之一。近年来双峰县经常举办剪纸展览活动、双峰县民间工艺展览活动等文化传承活动，在展览中，李希特师门中产出了不少紧跟时代热点的作品，今年的建党一百周年主题活动创作了相应的红色主题作品。同时，剪纸文化也正走进校园。剪纸传承者们常自发组织走入校园的公益活动，在向孩子们讲解时总会带上几幅融难于易的作品。

一把金剪，一张红纸。在团队将要离开时，李老先生的孙子在工作桌旁握起金剪，正全神贯注于手中的红色纸张。孩子白嫩的小手握着剪刀，一如非遗传承人沟壑纵横的大手拿着剪刀，记忆的窗台边，就着烛光的红纸在刀刃下的沙沙声，不会被遗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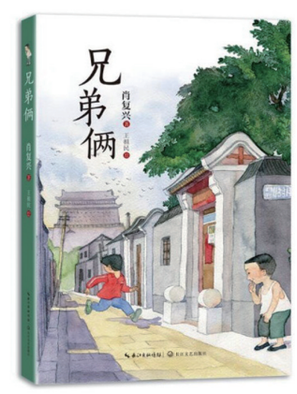
（执笔：胡馨月 刘冰冰 参与：杨宇曈 张义和 李乐乐 刘越 张千帆 张甜 李子涵 摄影：刘越）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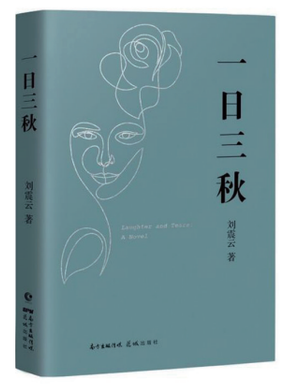
《战栗》
余华作品
作家出版社

余华的《战栗》三篇作品，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更多地表达了对命运的关心。无论是在动荡的年代里，还是在宁静的生活中，这些人的命运都在随波逐流。余华的经验使他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其记忆，他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这些关于命运的故事，既有现实的，也有内心的。



《兄弟俩》
肖复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笔管条直的胡同、真切感人的兄弟情……这是作家肖复兴在最新出版的小说《兄弟俩》中，着力描述的内容。《兄弟俩》其实是肖复兴以自己和弟弟童年的成长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少年成长小说。小说分三十个小节讲述摘无花果、游野泳、甩小跟班、抓阄儿等故事，颇具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韵味。他希望孩子们在读小说的时候，在故事之外多关注细节；也希望孩子们能从中感受到爱与陪伴、理解等的力量。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

刘震云新作《一日三秋》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叔生前所画的画作，探讨延津人幽默的本质。他在《一日三秋》中以画里画外、戏里戏外、梦里梦外、神界鬼界、故乡他乡、历史当下等多重矛盾诠释了“一日三秋”的多重意义。同时，小说中充满了冷幽默，世俗生活所包含的哲理，及打破日常生活壁垒的想象力，用一句顶一万句的笑话，道破生活严肃与轻松，瞬间与永恒。

《当代名家少年本·铁凝作品》
铁凝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套小书，是铁凝作品中同孩子有关的一些篇章，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节选和散文。走进孩子的心是不容易的，那里有溢满生机的憧憬，那需要一个成年人始终葆有成长的能力。“我在孩子面前蹲下来，对孩子说话或者听孩子说话，我感到当我试图看懂他们时，孩子也无时不在对我们幽微的内心作着极为细致的观察和判断。那时我常常想说，孩子，请带上你的阅读，也带上我和你一起成长。”

人间笔记

闲话黄瓜

□杨万淮

不知道黄瓜为什么叫“黄”瓜，其实它是青色的。有人会说，老了就是“黄”的了。我说，许多瓜，老了都是“黄”的，比如苦瓜，比如北瓜等，如果以颜色论，把它叫“黄”瓜是站不脚的。那么它为什么叫“黄”瓜呢？又有人说，黄瓜本叫胡瓜，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因为那时中原人把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叫“胡地”，把他们就叫“胡人”。称“胡”，有中原人对他们的蔑视。后来，后赵建立了。建立后赵的高祖石勒是羯族，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他就不允许叫“胡”瓜，而叫“王瓜”了。时人“王”“黄”不分，所以慢慢的就“讹”成“黄瓜”了。这说法有一定道理。

历史上喜欢吃黄瓜的人很多。比如苏轼就有“紫李黄瓜村路香”的诗句，出游看到村边有黄瓜，他就觉得好香的。清人陈维崧也有“黄瓜凉粉趁墟船”的诗句，赶场去的船上装有黄瓜和凉粉，他觉得那肯定好吃。乾隆有《咏黄瓜》诗：“菜盘佳品最燕京，二月尝新岂定评。”这个菜盘里的“佳品”就是黄瓜。

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吃黄瓜，那就是北魏的魏肃宗，即孝明帝元诩。他的父亲宣武帝去世，元诩即位，那时年幼。有个大臣叫郭祚，太原人。宣武帝去世时要郭祚辅佐元诩。因为元诩喜欢吃黄瓜，郭祚为讨得元诩的高兴，每次进朝都跟他带黄瓜。元诩吃了，高兴了，就可以讨论国家大事了。所以，后人讥笑郭祚为“黄瓜少师”。（见《资治通鉴·一百四十七卷》）

我们那里有个老中医叫李家穆，现在已经去世了。袁隆平生前曾派专车请他看过病。我家离他家不远，他又是我的外公辈。我那时生病也是请他看的。他的处方我现在还保存的有，为什么保存呢？我爱他的字。他的处方就是一幅书法作品。有次，我肠胃不好，请他诊疗，他给我开处方，其中有“薤白20克，黄瓜20克”。我感到奇怪，问：“黄瓜能治肠胃病吗？”他笑着说：“那是栝篓。栝篓，又名黄瓜。老中医都知道，年轻中医就不一定知道了。”说着，他笑了笑。哦，原来如此，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出自哪里。

《北史·本纪卷七》载曰：“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时虏骑散走，大军已还，帝帅麾下二千余骑为殿，夜宿黄瓜堆。”北魏太武帝拓跋涛征伐北方柔然（即蠕蠕），到恒州的时候，柔然大军已经退去。太武帝担心柔然复来，便带领二千余人殿后，后来在黄瓜堆过夜。据查，黄瓜堆在今山西省的山阴县东北。堆，即山丘。可见这是把这个山命名为“黄瓜”山了。

不仅有黄瓜山，还有黄瓜水呢。比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十七》曰：“藉水又东，黄瓜水注之。其水发源黄瓜西谷，东流径黄瓜县北。”藉水，现在叫峄水，在甘肃天水市南。黄瓜水是藉水的支流，它是从黄瓜谷流出来的。黄瓜谷在哪里？在黄瓜县的北面。黄瓜县从设置到废除经历了134年。它是甘肃天水县的前身。

可见，黄瓜之事可谓多矣！不仅是瓜，是药，同时，也是山，是谷，是水，还是县呢！

文化掠影

千亩稻田现“画卷”

近日，河北唐山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建设的1600亩景观稻田，经过4个多月的规划、插秧，已见雏形。稻田中呈现的各种图案栩栩如生，犹如一幅画卷铺展在广阔的大地上。

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在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景观稻田拍摄的唐山皮影戏图案（无人机照片）。

在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景观稻田拍摄的戏曲花旦图案（无人机照片）。

读书故事

读书

□胡英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读书的时候一点也不浮躁，一点也不孤独，一点也不忧愁。

记忆中最早的那本书，只有五六厘米宽窄，是那种小得不能再小的，可以握在手中的那种连环画。不知道是哪位哥哥或姐姐的珍藏品，千回百折般悄悄被我据为己有，自此视如珍宝，伴随着我度过那段没有上幼儿园的孤寂时光。那本被藏着掖着的袖珍书，最终被邻家表伯伯的孙子撕得稀烂，望着地上的碎纸屑，我哭着告状给表伯伯。接到我的哭诉，表伯伯很惊喜，爱读书是好事，他立马命令女儿秋红带我去新华书店。正读初中的秋红姐精心给我挑了一本彩色的儿童版读物，那是好大的一本书！价格不菲，上面画着一只美丽的小鹿拉着小车快乐奔跑在蓝天白云下。秋红姐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着我：“得儿，驾！小鹿小鹿，快快拉，带着礼物送给小朋友……”不识字的我欢呼雀跃着，一口气也念完了所有的文字。我终于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本书，每逢家里来人，我便捧出来炫耀一番，这本书让我兴奋了好多时光。

可是，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新华书店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街边悄然兴起一些书摊，临时的或固定的，或在地上，或在墙边，大大小小林林总总摆着或挂着书。各种书摊边总是站着、坐着、蹲着老老少少，书摊是大家读书的最好地方。我也会常常攒下一个“锑壳子”（一分硬币），盘算着是放学或上学的途中看《上甘岭》还是《杨门女将》。有次上完第三节课后竟直走出校门，一气看完书后回家吃午饭，直到下午上学时才知道自己迷糊中逃了一节课。

慢慢的，我迷恋上了一些篇幅较长的儿童文学，正好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可以订阅课外书，我小心翼翼告诉爸爸，没想到爸爸欣然应允。于是，我堂而皇之的一期一期读着我的《小蜜蜂》《小溪流》等，我知道了皮皮鲁与鲁西西原来是兄妹，舒克和贝塔是两只会开飞机和坦克的老鼠。偶尔我会突发奇想，自己的作文也能上书就好了。某天，艳和华悄悄告诉我《小溪流》上面有征文。于是，我和小伙伴们连夜赶着稿子，我们虔诚将稿件投进邮箱里，掰着指头算着投稿日期，天天跑到邮局看有没有回信，最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每每回忆当年投稿的情形，倒也是其乐无穷。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课外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初中的一个暑假，无意发现了家里有一个“秘密基地”，床边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大纸箱，里面居然全是厚厚的书，有《今古传奇》《解放军文艺》等等。原来是爸爸订阅的书，因为没有书架，就这样被塞在纸箱里。没想到在蔬菜队做工的爸爸也喜欢看书，更没有想到家徒四壁的我们居然会这样“富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孔雀东南飞》《玉娇龙》《红高粱》……一篇篇，一本本。整个假期我都捧着书倦缩在一个纸箱里，时而抚掌大笑，时而眉头紧蹙。爸爸见状，总是似嗔却笑：“读个啥呢，假书呆子，文不像状元武不像兵。”可又总是将刚看完的书递到我手中。

读着各种书，经历种种，我终于拥有一间书房，也买了一些书。虽然已是网络时代，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它依然代替不了我对书的爱好。闲暇时分，读一本好书，写一段文字，记录一些过往。

时光不语，往事如风，唯读书的感觉如故。